

## 聚散两依依

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滕朋

当佳佑回到宾馆房间，带着哭腔问我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端端？”说完她就开始大哭起来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没有对小女孩的“矫情”大声训斥或是嗤之以鼻，反而感叹这种情愫的可贵与美妙。我非常平静的对她说，“我真的为你们高兴，可分离也是难免的”。我借故走进卫生间，脑海中却突然冒出一个词——聚散两依依。



上学时对文学研究中的“交游考”一直无法接受。年纪稍长就比较明白，人的一生不外乎“交游”，山川大河、佳朋挚友就是人生的坐标系。同样，对中大建筑的讲述中，说的最多的是谁住过，谁来过。

与多友们的旁征博引难以比肩，可能是我小时“中毒”太深加上忘性太大，以致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场景与心境。聚时情真，别时意切；聚散相依，聚散依依，这就应该是人与人相遇、交往本来的样子。只不过红尘繁杂，世故日长，我们都选择了封闭与隐藏。

多友不就是让人有依依之情的平台吗？一群陌生人从天南海北聚成一个群体，彼此之间从此有了连接，有了互动，有了关注，有了彼此的挂念。原谅我对于社群、共同体的偏颇理解，与其他学术组织相比，这个群体中最具吸引力的是有情感。情感让人放松、情感让人愉悦，情感能让人抛开差异愉快的玩耍。多闻

雅集所提供的恰是大家渴求而现实生活难以提供的。我同样坚信多友也是最具学术生产力的群体，从下川岛回城的过程中，多友群体的平静、互助、高效显示出这个群体的素养。在无负担、有情感的交流之上，我隐约感觉到群体中的某些共识或是共性已经开始成型。



下川岛渔民海捞的寄居蟹。人们或许有同样的纠结，背着壳有了受限制的安全感；丢掉壳或许有大风险，但也可能会拥有整个大海。对于人们而言，某些壳只是一种想象，宜早弃之。

多友研讨聚会中，数位老师都提到了连接或是链接。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，连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从传统媒体的式微到新媒体的崛起都清晰的表明这一特征。多友同样因为连接而生发活力，而连接通过线下的聚会、交流而逐渐积淀了情感的底。对于像我这种讷于言且钝于行的人，这种交往更加珍贵。在群体中，我感受到关注、爱和祝福。我必须时时提醒并鼓励自己，一定要把爱传递出去，这实在是窘迫又美妙的体验。

来时，我对我们家“老板”说，这是个很“好聊”的地方。经过此次的聚会，“老板”已经拍板决定，下次还来！文少不佳，图也难凑，诗也不够。我最后还是求助琼瑶阿姨吧，“心有千千结，聚散两依依”，祝福大家！